



你开在三月间

● 高唐 刘杰

“桃花美，桃花艳，开在三月间……”《桃花谣》从音箱里缓缓流出，在公园内回荡。

音箱放置在一座雕塑旁，十几个叔叔阿姨围站一圈，每人拿着一个曲谱本，边看谱子边挥手打拍子，轻声跟唱。

正是三月天气，桃花盛开，叔叔阿姨们的身后即是一棵树树怒放的桃花、海棠、丁香，姹紫嫣红，花香沁人。想必叔叔阿姨们也是有感而发，选了这首优美舒缓的《桃花谣》在公园里学唱，歌声和美景相融，身处其中，真要被歌的缠绵和花的芬芳醉倒。

沿着公园曲折的小路随意转转，目光总被这些朝气蓬勃的植物吸引。艳丽的桃花，娇美的西府海棠，活泼的连翘，泼辣的二月兰，典雅的紫荆，忧郁的丁香，一个个比赛似的盛开，还有好几株高大的杜梨树，花亦开满枝。即便是那不开花的雪松、石楠，叶子也分外精神，金银花长出了卵形的叶子，翠绿夺目，比花朵还耐看。

正值周末，公园里的人比平日似乎多些。整个公园像是一个错落有致四处延伸的舞台，活跃着一群从学步稚子到耄耋老人的群众演员。看，有的舞剑，有的弄扇，有的抱着月琴，有的操着二胡，有的登山，有的戏水，有孩童坐于石凳上抱着画夹写生，有稚子立于树荫跟着师傅学踢腿出拳。热情洋溢的人群和怒放的花、翠绿的树，多么和谐的画面！

东风浩荡，绵延千里，天地之间的蓬勃之气，势不可挡，在这个季节尤能动人心扉。花朵的沁人香气，摇曳在春风里，浸润了三月间。

我在三月里走来，恰好经过你的绽放，那娇软的层层叠叠的花瓣，都是春姑娘的裙袂，绽在枝头又落在草丛，怒放成海，落地成雪。我想起席慕容的《一棵开花的树》，诗里面落了一地的花瓣是一颗凋零的心，似乎有失落和感伤，而眼前的景象，没有伤感，没有落寞，花儿开得绚烂，落得洒脱，矗立凝视，只感到美和震撼。

“迎风迎雨向太阳，盛开那一年年……”优美的歌声飘过来，这是叔叔阿姨们的合唱。专注唱歌的他们，个个精神焕发，一如这春天的蓬勃之气。歌声浸润着花的香气愈加动听，花瓣沾染了歌的旋律愈加动人。

美丽的花儿，明年再见！

刚还穿着棉衣，忽而就换了薄衫。季节的变换没了过渡，成了倏忽的事情。

柳线初黄，赶着趟的花儿已在路上。

去年这个时候，我喜欢沿着一条小河步行去上班；喜欢微波荡漾的流水，吹面不寒的杨柳风；喜欢那从东面沉沉稳稳升起的一轮红日；喜欢黄昏以后，微微泛紫的天空；喜欢透过办公室的窗看那挑向天空的白杨的枝上，一点点绽满小苞发出嫩芽；喜欢看忙碌的车流，亮起尾部的霓虹，穿过新修的白玉桥，急匆匆回家。

那是一段忙碌的日子，但忙碌没有乱了步伐。一字一句地写“娓娓叙来，便是花开”。

“过尽千山，寻找一个高度，再遇你，你在白云深处，轻轻拥抱，依然温暖，原来殊路同途。你的情路很长，我的心路很远。冷月湿衣疏星趁马不过是赶赴一场繁华盛宴后的百年孤独。”忽然就忘记了写这段文字的背景。

文字是奇妙的小东西，单开

看，各个诚实善良，童叟无欺，排列在一起却可以出卖你的情感。曾经喜欢文字里那种淡淡的寂寞和忧伤，现在却极喜欢能传递人到中年的那种淡然、豁达的文字。

写不出，就不写。没有心情，便是最好的心情。只想读读书，不想写字。能够津津有味地去读《世说新语》，读《资治通鉴》。

忽然，去西安已是前年春天的事情了，那一年我写下这样的文字：

油菜花开了，要懂得天真烂漫。

油菜花开了，要懂得温厚善良。

油菜花开了，要懂得等待内心愉悦的晴朗。

当我在别人博客里看到这样一段文字：“只是记得那个春天的溪水边野花开得好，溪水边上是白墙灰瓦的老房子，房子后面是一坡油菜。春风来得急。多少年了，我一直认为这该是最好的春天才有的样子”。我有些想念油菜花了。

● 冠县 李艳霞

春来

但是，确切的，我还是最喜欢现在这个时候，这初春，还没有花事缤纷，但柳软风柔，到处都是淡淡的清新。只是，这样的时节短呀，任你心中祈祷，这个时节也没有多少时日让你暖昧。

当我看到今年第一只紫红色的蝴蝶，当那只肥胖的大黄蜂从我手边经过，当我听到孩子以稚嫩的聲音说：“种下的小石头，可不可以开出太阳花？”当上一篇心情还是春意迟迟，下一篇文章已是春光无限的时候，这春来也不过是写一篇文章的时间。

我且珍惜这最好的一缕东风、三寸春光吧！



早晨上班途中欣然看到东昌路路边开出很多黄色的迎春花。

风过花生华，一花便知春。春风吹过，嫩黄色的小花零星害羞地钻出来，怯生生的，花枝郁绿静美，花朵金黄耀眼，似豆蔻少女般盈盈而立，煞是扎眼。湖畔河边、公园一角，吸引人们用手机定格美丽，也让久居钢筋水泥笼里的人们感受季节的轮换。

迎春花作为报春使者名副其实，一丛丛嫩黄虽不炽烈却蕴含清纯，看上去明媚鲜活，嗅一嗅素香阵阵，让人爱意油然而生。

生活里的美好总是不期而遇。有一天在楼下看到一位阿姨拿着几根光滑的枝条，遂上前问：“姨，您拿的这是什么？”阿姨微笑着说：“迎春花啊！”我惊讶极了：“这没根没叶的能种活么？”阿姨笑呵

呵地说：“有枝条就行，没有那么娇贵，你要喜欢送你两根！”我微笑着谢过阿姨，对迎春花的理解又加深了一层，萌生了等待花开的期冀，先是褐色的枝条转为隐隐的绿色，枝条抽芽冒叶。小区里散步时，不忘看看角落那簇暖暖的颜色，如初孵出壳的小鸡的暖黄色，肆意怒放报春，让人暖意萦怀。

“迎春春来非自足，百花千卉共芬芳。”低调内敛的迎春花不因报春而自满自足，而知百花齐放才是春。睹物思人，更要秉持“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”的理念，吃得“春”耕的苦，受得“夏”耘的累，才能捧起“秋”收的果，装满“冬”藏的库。春水初泛，春林初盛，春风十里不如迎春花开，先花后叶，花黄叶翠，缀满藤茎，悠然间品味出了一番“迎春有时，希望无限”的温暖。

● 聊城 柳凤春

迎春花儿向阳开

文轩兄琐忆

● 聊城 安格

兄竟然回信了，而且还是用毛笔写的，满满三大张；信封里附着一份由他创办的《书法生活报》。掐指算来，这次书信往来已近20载。

那封信，我至今珍藏着。对于那时涉世之初的我而言，它是冬日的火把，是夜晚的明灯，是茫茫大海上的灯塔。在信中，文轩兄勉励我“好男儿但存肝胆豪气在，断没有不成功之事”，谆谆教诲让我在任何困顿的时候都斗志昂扬。谈及诗歌，他说“近岁疏于诗歌创作，偶有所感亦诉诸于笔墨，很少拿出来示人或发表”；这或许是因为兄长的精力“多倾在《书法生活报》”。兄长对书法有着敏锐的前瞻，他认为“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书画艺术将融入生活”。另外，他还对莫言、冯骥才的彼时新作，评价甚高。言辞之间，他平易近人、朴实敦厚、温文尔雅、纯情如雪。

直到大学毕业、参加工作时，我偶然得知了兄长的联系方式，凭着年少轻狂，冒昧地写了封信寄过去，现在都不记得写了什么内容。但是，我清晰记得，文轩

兄长和嫂子热情地忙着给我夹菜，诚心诚意地招待我！对于一个曾颠沛流离、识得人间冷暖的人来说，他们给予了我一样的温暖，给了我直面世事的勇气。临别，兄长还赠予我一册他的心血之作《中国硬坛弄潮百家作品精粹》。

再后来，有几次文学活动上的偶遇。平时联系并不多。但我一直关注着文轩兄的动态，比如他的书法作品创作，比如他受邀到外地讲学，比如他的新诗作，比如他随市书协的书法家们到单位送春联。

在我眼里，陈文轩先生是书法家、书法教育家、作家、诗人，更是良师益友、可亲可敬的兄长。“遗作重翻尤墨香，思人睹物寄心殇”，兄长决绝地离开了亲人、朋友，留给我们无尽的哀伤。借用王道君先生的一句诗，诚愿“诗词歌赋伴你一生，真草隶篆陪你到天堂”！

壬寅年春天已至，兄长可否和我们共赏冠州万亩梨花？

想你了，哥哥！



一城湖·文韵内容以本地文化、文学创作、读书、市井类原创稿件为主打(诗歌除外)。

投稿邮箱：lcwbyichenghu@126.com。拒绝抄袭，一经发现，该作者稿件永不再用。投诉电话：2921234。